

2026 音乐科技融创节重塑音乐体验新范式

科技用芯 艺术走心

打响上海文化品牌

随着凯迪拉克·上海音乐厅内“城叠”数字影像与声音装置展近日落幕,为期近两个月的“数字缪斯——2026 音乐科技融创节”正式收官。自3月11日启幕,本届融创节以展演、特别呈现、展览、工作坊、研讨会和新品发布六大板块,推出4部全球首演原创作品、1个数字艺术展、2场视听特别音乐会及一系列交互体验,线上线下累计参与超2万人次,成为上海科艺融合的一张独特名片。

融创节舞台集中展现了跨国界、跨学科的联合共创。四部全球首演作品均以技术为媒介,回应当代议题:开篇作品《后冬之旅:循环环境》让观众“听见”自然消逝;音乐戏剧《供养》借AI“模型幻觉”隐喻数字时代的欲望与自我认知;《兰亭·曲水流觞》用数字技术将千年雅集转化为沉浸式声音剧场;《空之形·栖居于声》通过手势交互技术,让笙与电子人声跨越东西方文化对话。每场演出后特设的演后谈,也让主创与观众直面交流,延伸出更多温暖故事。

特别呈现板块带来两项“首次”:法国动画大师格里高利·庞独创的“视听联觉/声绘动画”表演形式首度引入中国,英国钢琴家史蒂文·奥斯本也献上了中国首演。音乐会上,拉威尔、贝多芬、德彪西的经典旋律被实时转化为流动的动画,动画师与指挥金郁矿、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同台,成为“另一位演奏家”。值得一提的是,首场特别音乐会取消身高限制,向全年龄段开放,普惠不同人群。

在舞台之外,上海音乐厅的乐∞空间化作一座记忆迷宫。“城叠”展览借助虚拟现实、空间音频等,

呈现《摇啊摇·1995》《双城记》等六部作品,演绎上海弄堂、张爱玲笔下的城市记忆。四场工作坊从脑电波音乐感知到AI跨感官表演,现场满座。智能乐器体验区里,无弦吉他等新设备让许多零基础观众第一次实现弹唱,感受科技为音乐生活带来的惊喜。

4月21日的研讨会以“科技重塑音乐体验新范式”为主题,汇聚音乐、科技、教育等领域专家。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马丁·科恩·斯图尔特提出,音乐是塑造思维的认知工具。清华大学黄娟博士以现场脑科学实验说明,音乐厅的在场体验无法被AI替代。圆桌讨论中,与会者形成共识:AI应服务人的艺术意图。同济大学CAUP人工智能与艺术创新中心主任于幸泽认为AI可以解决问题,但人类创造意义。

凯迪拉克·上海音乐厅总经理方靓表示,融创节以音乐为原点,把科学家、工程师、艺术家、创业者聚合在一起,成为连接世界、孵化未来、服务市民的创新平台,“三年深耕,只是开始,明年再会”。

本报记者 赵玥



观众体验“城叠”展览的VR作品



《后冬之旅:循环环境》演出现场



马上评

为期近两个月的“数字缪斯——2026 音乐科技融创节”落下帷幕,它留下的不只是一组数据——三年间累计收到全球投稿超400部,完成12部原创音乐作品全球首演、15部数字新媒体艺术作品首次公开展示,参与合作的艺术家及科创人员达1380人——更留下了一个值得深思的命题:当技术闯入艺术殿堂,它究竟在扮演什么角色?

融创节给出的答案很清晰:技术是桥,不是墙。

一块块悬垂的冰,在声乐、钢琴、电子乐的包裹中融化成“自然消逝的声音”。动画大师与交响乐团并肩,将拉威尔的旋律实时绘成流动的画面。在这些时刻里,技术为人的情感服务、为经典的重新诠释提供可能。

取消身高限制的特别音乐会,让低龄的孩子也能走进剧场。无弦吉他让从没碰过乐器的人第一次弹唱出完整的歌。科技降低了艺术的门槛,让高不可攀变成触手可及,这不正是技术最动人的一面吗?

当行业内不少人还陷在“AI是否会替代人类”的焦虑中时,融创节研讨会上的一句话格外清醒:“AI可以解决问题,但人类创造意义。”这才是症结所在。焦虑的根源,在于我们总是习惯把技术和人摆在对立的两端,仿佛此消彼长。而融创节的实践表明,技术从来不是主角,它只是帮助人抵达更深层情感、更丰富表达的路径。

让技术退后一步,让人向前一步。这场实验真正的意义,不在于展示了多少“黑科技”,而在于厘清了一个朴素的道理:好的科技,是让人感受不到科技存在的科技;好的创新,是让每一个普通人觉得自己被看见、被观照的创新。

这才是科技向善应该有的样子。

技术解决问题 人类创造意义

赵玥

他的色彩“独白”影响了全球审美

140幅莫兰迪原作将于6月17日登陆浦东美术馆

一生甚少离开家乡意大利博洛尼亚的艺术家乔治·莫兰迪,其名字直接成为一种色彩系统的代名词“莫兰迪色”。本世纪最大规模莫兰迪展“乔治·莫兰迪:独白”将于6月17日起在浦东美术馆展出。从早期探索到成熟静物,从工作室内部到窗外风景,从油画到蚀刻与水彩,莫兰迪一生的创作线索都被埋藏在此次展览的脉络之中。他用低饱和的灰、米白、雾粉等色调描绘日常器物,在喧嚣的现代主义浪潮中走出了一条沉默而独特的道路,至今仍深远地影响着全球审美。

展览的200件展品中包括140件莫兰迪原作,来自全球各地39个不同的机构与收藏家。其中,逾120件作品系首次在中国亮相。这些真迹中,包括了莫兰迪唯一的海景画、一生仅

画过7幅的自画像之一、从未在任何展览中公开展出的妹妹肖像,以及形而上时期作品——莫兰迪一生仅创作过12幅形而上绘画,此次展出的正是其中之一。他在战时创作的贝壳画系列、罕见的水彩画也将在展览中出现,为理解其特殊历史时期的创作提供了关键线索。

展览还将带来莫兰迪使用过的星形手轮印压机,这台机器现由莫兰迪友人兼同窗——弗朗切斯科·巴尼亚雷西的后人收藏。此次展览是它自1993年以来首次离开博洛尼亚,在其他地点公开亮相。

如果说大众对莫兰迪最熟悉的印象是“瓶瓶罐罐”,那么此次展览将打破这种单一认知。表面上,他的很多画看似非常相像,然而当中充满着微

妙的差异变化;物件的位置摆放、组合方式,以及不同光线,都是影响因素。莫兰迪对细节极为专注,他对瓶子位置的轻微调整,就如象棋大师移动一步棋般举足轻重。媒介上,横跨油画、版画、水彩;题材上,囊括静物、风景、自画像、家人肖像、花卉和贝壳……展览以30多个细分叙事单元编织出莫兰迪完整的创作路径,让观众全面了解艺术家更辽阔也更复杂的面貌。

展览还将通过57张珍贵的工作室照片,让走进展厅的观众不仅能目睹真迹,还能看到那些曾反复出现在莫兰迪画布上的真实花瓶、锡罐与人造花——这些工作室原物与同主题画作比邻而置,带领人们深入这位艺术冥想者的真实生活与创作空间,感受他对物、光与时间的独特诠释。

莫兰迪不仅属于20世纪意大利艺术史,也是当代艺术不断回溯的精神源头。极简的形体、低饱和的色调、物与空间之间若即若离的关系,使他的作品在今天依然具有强烈的当代性。展览特别呈现著名当代艺术家塔西塔·迪恩的两件影像装置,也正是莫兰迪影响力延伸至今的体现。

上海与莫兰迪的缘分由来已久。2022年夏秋之交,一场由51件真迹作品构成的“乔治·莫兰迪展”曾在久事美术馆亮相,那是申城首次举办大型莫兰迪个展,作品数量亦创下当时上海历年之最。从2022年到2026年,上海与莫兰迪的对话,正在不断走向完整。“乔治·莫兰迪:独白”的展期将从6月17日持续至10月28日。

本报记者 徐翌晟



《花》



《冯达扎大道庭院》